

集全劇戲俄囂

種六第

東亞病夫譯

呂克蘭斯鮑夏

真美善書店發行

年六十國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研究所

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

Théâtre Complet

de

Victor Hugo

VI.

# Lucrèce Borgia

---

Traduit. Par

Monpao Tseng

---

不許翻印

實價大洋六角

眞美善書店發行

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靜安寺路  
斜橋  
總會  
對面  
一二  
二號

象小夏鮑斯蘭克呂



這幅畫是意大利十六世紀名畫師賓都黎驕 Pinturicchio的作品，保存在俄羅斯的聖迦丹林會 L'ordre de Sainte Catherine，這個會，在一七一四年由披愛爾格郎 Pierre le Grand創立，專門保存名婦人小像。

爲紀念我故友

## 黃摩西君

他曾編中國文學史，惜未刊行，  
且助我創辦小說林社，爲我國譯  
著小說戲劇文學作品之創始者。

他的最敬愛的友東亞病夫。

# 原 叙

原

叙

作者恢復他藝術生活的職業，已經在上回嬉王特拉姆敘文裏面提起過了【註一】。他前兩個月分了心和政治的敵手奮鬥，等到完全了結以後，就重做他嗜好的工作。不久，發布了一本新的特拉姆，恰在被禁演特拉姆的六星期後。這就是他對現政府宣告他事業的一種態度，也就是指示他們的徒勞無益，并且就是證明藝術和自由，都能把笨人腳下壓迫牠們的黑闇，排除盡淨。他也很打算從此開始，儘量的做政治的奮鬥和文學的創造，一個人本可以一面盡他的本分，一面做他的職業。這一個並不妨害那一個。人本是有兩隻手的。

嬉王和呂克蘭斯鮑夏，內容既絕不相同，外形也毫不相似，這兩部作



品，各有各的命運，前一個或者是作者生活中政治時代的一日，後一個是文學時代的一日。可是該說這兩部內容，外形和命運絕對異致的戲曲，却都是密切地在他思想內學生出來。產出嬉王的理想和產出呂克蘭斯鮑夏的理想，都是生在同一個時期裏，在同一的心點上。在嬉王裏面，實在有什麼深奧思想藏在三四層表皮的下面呢？且看這裏。你取着那最劣下最厭棄最充足的形體上的醜惡；你安放牠在無比的所在，是在社會組織中最低下最輕蔑的階級；你再把反射的悲慘日光，照在這可憐人的四圍；然後你投牠一個靈魂，放牠靈魂裏一個賦予男子最真摯的感情，是父性的感情。牠成個什麼呢？就是無上的感情，照着種種境遇自然地燃燒，那惡劣的人，立刻將在你的眼下變形；本是矮小的變成偉大，本是醜惡的變成美麗了。這些個就是嬉王的思想。那麼呂克蘭斯鮑夏是什麼呢？你取着那最劣下，最厭棄，最充足的精神上的醜惡；你安放牠在無比的所在，一個婦人，備

有容貌的美麗，爵位的顯煥，却給她心裏裝着特殊的罪惡；現在你攪和在一起精神的醜惡中一個醇潔的感情，在婦人可以證明是最醇潔的感情，是母性的感情；在你的妖怪裏，你安放一個母；妖怪也會關心，妖怪也會哭，這個叫人恐怖的人，也會憐憫，這醜惡的靈魂立刻在你的眼下幾乎變成絕美了。照這般說，父性成神了形體的醜惡，那就是嬉王；母性懣清了精神的醜惡，那就是呂克蘭斯鮑夏。在作者的意中，如 Bilgie 不是個野蠻字【註二】，這兩部戲曲，祇做成一個特性的 Bilgie，可以題名叫做父和母。什麼關係，命運偏把牠們分離了！這一個是興旺，那一個是受了官文書的打擊；第一個裏面包含的理想，或者很長久的還遮掩着衆人的眼光，留下許多揣測，後一個發生的理想，彷彿每夜在一般又聰明又同情的觀衆面前，一點沒有幻景來迷亂眼睛，大家了解着，感受着；到底無論如何這兩部戲曲，一般都有引起觀衆注意的成功，都很願意圍繞而觀的。牠們是

雙生的姊妹，牠們是接近的萌芽，彷彿路易十四和鐵面具人，却一個戴了王冠，一個穿了囚衣【註三】。

高耐一和穆理哀爲了他們的作品，惹起批評，慣常用着詳細的答辯，這原不是件稀罕的事，今日常見那些戲劇的偉人，祇爲當代的批評家在他們的周圍，不肯放鬆繩尺，就要在『敍文』或『預告讀者』裏，起「如網的辯駁」。這個特拉姆的作者，却決不願學這一般的好榜樣。他是在批評家前，情願靜默。凡是在勢力充滿的人，如高耐一和穆理哀相宜的，就和別人相宜。再者高耐一在世界上留着偉大高尙，祇怕還靠着跪在史鞠兌黎和沙貝倫面前求來的一篇敍文哩【註四】。作者不是高耐一；作者也不關心什麼史鞠兌黎和沙貝倫。對於批評家，在他是普遍的歡迎，極少例外。他一定可以答復許多駁論。譬如有人覺得第二折裏，尙那洛願受公爵的毒，忒嫌坦直，他可以問尙那洛是不是由詩人幻想裏造出的人物，自以爲比着

塔西德的達盧吉士像真得多也遲疑得多了【註五】。如有人對於呂克蘭斯鮑夏的罪惡，責備他太誇大了，他說：『你去讀杜麥西，你去讀奇削提尼，尤其要讀諦亞呂姆【註六】』。如譏誚他對於呂克蘭斯丈夫的死，不免輕信了半神話的世俗謠傳，他回答着往往民間的寓言做成了詩人的實事；那麼我還記得最忠懇的歷史家塔西德自己批評事蹟的現實比着戲劇的詩人：*Quamvis fabulosa et immania credebantur, atrociores semper famaerum dominantium exitus*。他很願意把這些精細的講解，推擴得更遠，更願和批評家把他作品材料的全部，逐一的考察；他很樂意的感謝批評却不受反對；總之要叫他有答辯批評家異議的機會，果有可議的所在，與其在敍論裏去尋，寧可讀者在特拉姆裏去尋，比較的有益。

大家原諒他萬勿專門注意在他作品的修詞一方面。牠完全是別的理想關係，比修詞更要高遠些，他很願開着時，有勉力深究這呂克蘭斯鮑夏戲

曲的機會。照他目光看來，在文學問題裏面有許多社會的問題，一切工作是一個行爲。凡種種問題，倘空閒時間不妨害他，他情願儘量地開拓。世人太不注重戲劇，其實戲劇在我們時代，有絕大的關係，戲劇的伸張，也可以不停止的增長一切文明。戲劇是個講座，戲劇是個演台，戲劇說得強又說得高，高耐一說：

你自信比國王更勝。

高耐一，就是米拉波【註七】。莎斯比亞說：

令人死，令人安睡。

莎斯比亞，就是鮑肯愛【註八】。

這特拉姆的作者，知道戲劇是多麼偉大多麼嚴正的東西。他知道特拉姆，不能越出藝術公正的界線，有國家的任務，社會的任務，人類的任務。當他看見每夜在世界進步中心點的巴黎這些又聰明又猛進的國民成羣的

攢聚在表現他瘦弱詩人思想的一個大幕前，揭起之後，他覺得他在許多期望許多驚奇中間，他的作品，太不成樣子；他覺得他的天才一點沒有了，大概他的正直還是完全；他嚴格的自問，專心在他作品哲學的質點上；因為他曉得責任，他不願這個人羣有一天來詰問他指教的地方。詩人也該負着靈魂的重任。不該叫羣衆出了劇場，不帶些深嚴的道德觀念回去。他也很希望，天主扶助着，不要在舞臺上，永遠敘述些教訓告誡式的情節。他常常願意在宴會廳內顯出棺材，狂醉歌中，聽到死人的祈禱，蒙面的僧巾，在假面舞的旁邊。他有時也放著袒胸的狂妄盡力的歌唱在前台，但後台却在那裏喊着：*Memento quia pu'vis es*。他很知道惟一的藝術，全真的藝術，所謂藝術，不向詩人求全；可是他以為戲劇的第一要義，單單盡了藝術的本分，不算滿足。說到人類的傷癥和窮苦，每回他排列在特拉姆裏面，遇到那些赤裸得過分醜惡，他勉力蓋上一層安慰嚴重的薄幕。他決不

放馬莉約妲羅姆上場沒有憑清她妓女的愛情【註九】；德黎波雷是個醜人，給他一個父的心；呂克蘭斯是個妖魔，給她一付母的臟腑。所以他的良心，在他的作品上，稍稍安靜愉快。他夢想的特拉姆，他嘗試實行，要叫牠可以感動而完全沒一些污穢，叫牠輪轉在道德和悲憫的思想裏面，既沒有醜惡，也不惹討厭。遇着最可厭的事物，你便攪和一些宗教的意象，叫牠變成聖潔。你綁天主教在刑架上，你便得到了十字架。

一八三三，二，一一。

\* \* \* \* \*

【註一】嬉王 Poi Samuse 也是露俄做的五折詩劇，一八三二年在佛

朗賽劇場出幕，演到第二次，受政府命令禁演。牠的禁演的

原因，託詞說是有妨道德，其實爲了隱刺時事。劇中情節是敍述佛朗沙一世，搶奪他的婆風——滑稽師——德黎波雷女兒，後來德黎波雷報仇的事。現正由病夫譯出，不日刊布。

【註一】Bilgie，疑是 Biologie 的變形字。Biologie 就是生物學，也可以說生命學，醫 俄用來做生字解，父和母，都是生的本原，和這意思也很合。而且字原上，Bi 字常常作雙字或二字解，如 Bicephale 雙頭，Biceps 二頭筋，Bicolore 二色，Bicycle 雙輪車等，或者 Biologie，含有雙生的意味。

【註二】路易十四和鐵面具人 Louis XIV et le Masque de Fer 是在路易十四時代一個不知姓名的人物，常戴着黑絨的面具，大家都說他是路易十四的雙生弟兄。但後來差不多發現他就是麥刁黎，是個醫生，曾做過查理第四的祕書長，因為謀叛，



由路易十四的命令逮捕，關在巴士的獄中，然歷史上還是個疑案。

【註四】史鞠兌黎 *Sudéri* 沙貝倫 *Chapelain*：是法國十七世紀的劇詩家，小說家，也是珍奇派的健將，——是路易十四時一種文派法文 *Curieuse*——他的姊妹馬丹林，也是珍奇派的小說家；沙是十七世紀的詩人，曾作碧賽爾史詩 *Pucelle* 是個有趣味的人，但是個平庸的文學家，史沙兩家，都受步愛羅攻擊 *Boileau*。

【註五】塔西德 *Tacite*：是拉丁的歷史家，生紀元後五五年，死一二〇年。他的作品，有演說家談片 *Dialogue des orateurs*。日耳曼風俗 *Des moeurs des Germains*。羅馬史 *Des Histoires*。年史 *Annales* 等，能赤裸地描寫古風俗，筆法嚴重雄偉，惜